

Fourth Edition, 2009

# 國際關係理論

##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原著：

Scott Burchill . Andrew Linklater.  
Richard Devetak. Jack Donnelly.  
Terry Nardin.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Smit. Jacqui True

譯者：莊 皓 雲

# 國際關係理論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urth Edition, 2009

Scott Burchill . Andrew Linklater.

Richard Devetak. Jack Donnelly.

Terry Nardin.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Smit. Jacqui True.

莊皓雲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國際關係理論 / Scott Burchill 等著；莊皓雲

譯. -- 初版. -- 台北市：時英，2010.06

面： 公分

含索引

譯自：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th ed.

ISBN 978-986-6653-47-6 (平裝)

1. 國際關係理論

578.01

99009901

---

**國際關係理論 (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

著者：Scott Burchill , Andrew Linklater, Richard Devetak ,Jack Donnelly.

Terry Nardin,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Smit, Jacqui True.

譯 者：莊皓雲

出版社：時英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88 號 3 樓之 1

電 話：( 02 ) 23637348 、 23634803

定 價： 450 元

初 版 2010 年 6 月

ISBN 978-986-6653-47-6

---

Individual chapters (in order) ©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Jack Donnelly,  
Scott Burchill, Andrew Linklater, Richard Devetak, Christian Reus-Smit, Jacqui True,  
Matthew Paterson, Terry Nardin 2009

This is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thorized by Palgrave Macmillan

## 第四版前言

本書的第四版增加了全新的兩章，分別是 Terry Nardin 的「國際政治理論」，以及 Andrew Linklater 的「歷史社會學」。其他各章也經過大幅的修改和更新。

要不是 Costas Laoutides 和 Carla Dunne 兩人對於網路的精通，本書的編製過程就不會進行的那麼順利。我們想要再次感謝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的 Steven Kennedy 和 Stephen Wenham 兩人的鼓勵。我們的共同作者們的辛勤努力和持續不斷的許諾，是這本專題著作能夠成功的關鍵。本書首版於 1996 年面世，並且對於那些對國際關係理論感興趣的學子們來說，仍舊是一項重要的資源。

**Scott Burchill**

**Andrew Linklater**

## 譯序

二〇〇一年夏天負笈英國研習國際關係前，由於大學唸的不是國際關係，因此試著在市面上先找些中英文相關書籍來研讀。當時國內相關的中文入門書籍或理論譯作專書所引介的學派，當然以〔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主流學派的數目和篇幅最多。然而出國唸書後，譯者猛然發覺台灣市面上的相關中譯書籍，令人對整個國關學科產生了一幅不完整的圖像。英國及眾多歐洲國家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左右之爭，深嵌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各人類關係領域，浸淫其中，讓人很難不正視文化差異所必然導致的經驗缺漏，以及在理論與實踐上可能隨之而生的盲點。

### 提問及取材

提問的方式攸關解答。提問者身處的獨特時空及社會文化脈絡，模塑其問題形成的視野範圍。我在電視台新聞編譯工作的實務經驗，使自己得以體會環境模塑力量的無所不在。源於市場收視率索求的新聞取材慣性，久而久之內化為新聞工作者及觀眾們感知外界和篩選訊息的一套智識架構，於是特定的提問取材方式形成慣性，而日常實踐不斷例示鞏固特定的提問取材方式，就可能導致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定型。從人們決定何為「問題」、「理論」或「新聞」的角度切入，時空條件和文化經驗的制約是逞威於無形的。

## 為何是這本書

本書在英國及各英語系國家是一本非常普及的國際關係教科書，它給予一些歸類為後實證主義的理論學派等同於主流學派的關注。本書引介的 11 個學派，每一個都享有一章的完整篇幅。從第四章開始所依序提及的學派，在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領域或許已廣為人知，但它們在國內的國關理論譯作當中，即使還稱不上完全缺席，至少仍然是不夠開闊的。本書在取材上維持著一種平衡，力求左右兼顧，這對於一本引介性質的書籍來說不可或缺。本書若能讓讀者感到獲得了洞察國際局勢的新視野，便達成了基本的目標。當然，本書若能吸引其他人文社會學科背景的人士些許注意而不僅限於國際關係研習者，那將會是一份意外的收穫。

## 關於譯註

除了本書末幾頁的豐富英文參考書目外，在各章中有著 ◆ 標示的是譯者註釋，便於和作者註釋的 \* 標示作區分。除專有名詞外，譯者也儘可能在字裡行間引用較富思辨性詞句的原文，以期更利於讀者掌握文脈。如有不夠傳神甚至失誤之處，還請讀者見諒與指正。

## 感激

除了父母的無條件支持，我首先要感謝在諾丁漢大學攻讀國際關係時，教授國關理論的 Andreas Bieler 博士。儘管個人的學術

許諾屬於學界中的少數派，他無私薦介眾家學派的熱情，感動啟發包括我在內的各國學子。此外，現任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專任教授的林富美老師，當年傳授「傳播研究方法」這門課，讓譯者體悟到不同研究方法對模塑人們世界觀的影響，並為日後出國進修打下基礎。同樣予人啟發的，是在諾丁漢大學教授冷戰時期歐洲史的 Neville Wylie 博士，因為他的身體力行，我體會到歷史學者甚至可以不憑恃任何理論而進行知識探究。更要特別感謝時英出版社的負責人吳心健先生，若是沒有這位新聞界及出版界的老兵，耐心傾聽並對譯者拙筆的指正與鼓勵，這本書根本就缺乏出版所需的動能。當然，吳心健先生在編輯排版方面的費心，也是本書得以最妥適、最精美形式呈現的關鍵，在此一併致謝。

#### 他山之石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應該如何因應？假想中美兩強的衝突之餘，當我們研析大國政治的理路以界定自身國家戰略的同時，是否因為全盤接受強權政治的國際關係語彙，而無形中窄化了自身的視野及可能的選項？在高度互賴的全球化社會中，國家面對數量暴增、性質複雜的跨國議題漸感左支右絀，權力的場域已從傳統的民族國家，轉移分散至眾多跨國的個人和集體行為者、政府間和非政府國際組織，一個全球公民社會和議題網絡赫然湧現。如同美蘇冷戰核子對峙卻弔詭地帶來兩強間長久的和平，中美衝突也涉及兩個核子強權的對峙。眼前，和平的安全閥仍舊運轉。構築在大國政治格局及平衡現狀之上的和平，為台灣帶來的安全保障不會因強求而更多，也不會因無求而太少。在安

全獲得強權秩序保障的前提下，捨棄主權的迷思，不僅代表肯認自我存在的常明之理，更意味國家可透過與全球公民社會的利益連動，深化國際認同及隨之而增的主體性--自我感總是藉著他者的肯認而獲得確立和強化。

缺乏理念的熱情，恐不易推動典範的轉移，遑論真正促成轉變。理念的變革是實踐層次典範轉移的基礎，一位思想家的格言耐人尋味：「哲學家僅以不同的方式闡釋世界，重點在於改變它」〔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這句話對於讀者們即將進行的探索之旅具有雙重寓意。首先，本書引介的每個理論學派，都僅是闡釋世界的一種觀點，各有其視野和侷限。其次，若在一個觀點失衡或論述不足的思想環境下，或許引介更多「闡釋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是觸發變革的首要之務。

莊皓雲

2007/03/23 初稿

2010/05/04 修訂

## 目錄

第四版前言

譯序

### 第一章 導論/1

分析架構/1

理論的多樣性/3

競逐的本質/6

國際關係的基礎/8

理論與學科/12

解釋性與構成的理論/21

跨學科的理論/25

國際關係理論有何差異/26

理論的評價/34

### 第二章 現實主義/43

界定現實主義/44

霍布斯與古典現實主義/47

華茲與結構現實主義/51

動機茲事體大/61

體系和結構/65

道德與外交政策/72

如何思考現實主義〔及其批評者〕/79

### 第三章 自由主義/83

冷戰以後/83
自由主義的視角：「由內向外看」/85
戰爭、民主和自由貿易/87
全球化與恐怖主義/104
結論/119

<b>第四章 英國學派/123</b>
從權力到秩序：國際社會/130
國際關係的秩序與正義/134
反抗西方與國際社會的擴大/143
國際關係的進展/149
結論/155

<b>第五章 馬克思主義/157</b>
馬克思筆下的階級、生產與國際關係/161
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170
國際關係馬克思主義的機運轉變/176
馬克思主義與今日的國際關係理論/188
結論/190

<b>第六章 歷史社會學/193</b>
歷史社會學的起源/197
歷史社會學中的權力和生產/199
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和互賴/204
體系與社會/207

道德性、文化和情感 / 209  
一種更高層次的綜析？ / 214  
論大敘事 / 217  
結論 / 221

**第七章 批判理論 / 223**  
批判理論的起源 / 224  
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政治 / 228  
重新思考政治社群 / 235  
結論 / 254

**第八章 後結構主義 / 255**  
國際關係的權力與知識 / 256  
後結構主義的文本策略 / 265  
主權國家問題化 / 271  
超越主權典範：重新思考政治 / 284  
結論 / 293

**第九章 建構主義 / 295**  
理性主義理論 / 296  
批判理論的挑戰 / 302  
建構主義 / 304  
建構主義及其不滿 / 313  
建構主義的貢獻 / 318  
建構主義的近期發展 / 321

結論/326

**第十章 女性主義/329**

經驗性女性主義/333

分析性女性主義/341

規範性女性主義/350

結論/356

**第十一章 綠色政治/359**

國際關係中的環境理論化/361

超越國際關係--綠色政治和世界秩序的挑戰/368

生物環保主義--權威，範圍，以及生態中心主義/369

社會綠運人士--成長的極限與政治經濟學/378

綠化全球政治/384

結論/388

**第十二章 國際政治理論/393**

理論化國際政治/393

戰爭中的正義/399

國際正義/407

全球正義/414

國際思想史/423

索引/431

參考書目/479

# 第一章 導論

---

Scott Burchill 與 Andrew Linklater

## 分析架構

自從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開始，國際關係一直都是一門理論性的學科。此領域的兩本奠基之作，卡爾〔E.H.Carr〕的 *The Twenty Years' Crisis*〔《二十年危機》，1939年初版〕與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 *Politics Among Nations*〔《國際政治學》，1948年初版〕，皆著眼於三個重要層面的理論著述。兩人都發展了一套寬廣的分析架構，以從不同事件中擷取國際政治的本質；他們都企圖提供未來的分析家某種理論工具，以瞭解看似獨特之事件背後的普遍模式；各自反思在一個權力鬥爭高於一切的領域中，哪些形式的政治行動最為適切。兩位思想家認為，關於位居自由主義研究計劃核心的國際政治本質--尤其是國際法可以緩解權力鬥爭，和以促進集體安全的共享目標來取代追求自利的信念--遭到了深刻誤解，而他們皆受到改正這種誤解的欲念所驅使。並不是摩根索與卡爾認為國際政治體系因為纏繞於無止盡的權力和安全鬥爭而始終飽受責難。他們主要是主張，所有忽視權力鬥爭的國際體系改革努力很快都將以失敗告終。他們更為憂心的是，企圖帶來根本的變革可能使國際關係的問題惡化。他們相信自由派國際主義的世界觀要

為介於兩場世界大戰期間的危機年代負責。

許多學者相信--特別在 1960 年代的美國--摩根索的理論架構在性質上太流於印象式的不精確〔impressionistic〕。歷史的闡述被用於佐證〔support〕而非實例解說〔demonstrate〕關於國際關係普遍模式的精巧臆測。結果，此學科大幅落後經濟學的研究，因為經濟學運用自然科學的一種精密方法論以檢驗特定的假設，發展通則及預測人類行為。科學途徑的倡議者企圖建立一套新的國際政治理論，某些人是為了更適當的解釋及更高的預測精確度，其他人則深信科學掌握了如何轉化國際政治使其更加良善的理解之鑰。

這種科學的轉向導致 1960 年代一場重要的學科辯論，學者如布爾〔Hedley Bull 1966b〕主張，國際政治不受科學探究的影響。這是致力於多種知識研究的學者們普遍分享的一種觀點。基進的學者杭士基〔Noam Chomsky 1994〕主張，在國際關係當中，「歷史條件的差異過大且太複雜，使得看似成理，可能被稱為『一種理論』的任何事項都無法一體適用」〔1994: 120〕。廣為人知的國際關係「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駁斥一門國際關係科學的可能性--這門科學運用與物理科學相關的檢驗標準，以發展等同於物理科學精確解釋及準確預測的水平〔Smith, Booth 與 Zalewski 1996〕。在 1990 年代，一場重要的論戰圍繞著實證主義的論斷而開展。「物理」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差異與否的問題是一個重要議題，但關於理論性質和目的之爭論同樣很重要。這場辯論的核心，在於理論--即使那些以客觀性為目標者--是否終究是政治性的，因為它們促成了偏袒某些政治利益，卻損及其他利益的世界觀。就理論是

什麼及其目的為何而言，這種爭論業已製造非常難解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對這門學科來說是最重要的，而且較其歷史中任何時刻都更重要。總言之，一個「國際政治理論」談的是什麼？

### 理論的多樣性

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分析國關研究中各種相異的理論概念。實證主義或「科學」途徑依然是重要的，而且它們在美國的確具有主導性，正如理性選擇分析的成功所顯示者。但這不是此領域唯一可用的理論類型。越來越多的理論家關注第二種理論範疇，置身其間的觀察者建構國際關係印象的方式、他/她們用於理解此領域的方法和它們的「知識主張」〔knowledge claims〕具有的社會與政治含意，都是重要的關注事項。他/她們相信，聚焦於我們如何從事國際政治研究就和嘗試解讀全球現象一樣重要。換言之，理論化的過程本身成了一個必不可缺的探究對象。

史密斯〔Steve Smith 1995: 26-7〕曾主張在此學科中，「試圖提出國際關係解釋性〔explanatory〕闡述」與視「理論為構成的〔constitutive〕真實」之觀點間存在根本的差異。分析這兩種理論概念對本章大部份的討論有所影響。此外，國際關係理論如今也樂於接納諸如歷史社會學和國際政治理論等相關的領域，這些領域正對國關研究烙下自身獨特的印記。

在此背景下首先要提的一點，就是構成的理論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角色益形重要，但有人早已認清其探討主題的重要性。布爾〔1973: 183-4〕早在 1970 年代就主張：

我們必須考慮理論與這門學科之歷史的理由，就是國際政治的所有討論…都按照我們應該認知與探究，而非忽略或未受質疑的那些理論預設行事。理論探究的志業在最低限度上導向批判：朝向辨識、形塑、精鍊與詰問日常國際政治遵照行事的普遍預設。最大程度上，這項志業和理論的建構有關：確立特定預設為真其他則偽，特定主張有效其他則否，並進而豎立一個穩固的知識結構。

此引述顯示布爾認為解釋性與構成的理論對國關研究皆有其必要：不努力增加對這兩方面的理解，智識的探究將流於殘缺不全。雖然他在 1970 年代初就這麼寫，但直到那個年代末期，構成的理論才開始在學科內享有一種更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多半是相關社會和政治理論之領域有所發展的影響。伴隨著人們對國際理論的興趣漸增，已有繁多的文獻致力於應對理論的關注。多年下來已有很多文獻和構成的理論有關。對理論化過程的聚焦並非毫無爭議的。有些人主張，過度熱衷理論代表從「真實世界」之議題分析，以及從政策切題性之責任感的一種撤退〔Wallace 1996〕。此處有種相似的觀點，由基歐漢〔Keohane〕提出藉以駁斥後現代主義，那就是專注於社會科學哲學的難題所導致的一種對經驗研究領域的忽略。

這項論點的批判者堅持，經驗研究倚賴有關研究意圖之不言而喻或無以為證的理論預設，而且特別倚賴以下的信念，也就是此學科應該關注對國家至關緊要的議題，而非意欲改變國際政治體系的公民社會行為者〔Booth 1997；Smith 1997〕。回

想卡爾和摩根索不僅對解釋「現存的」〔out there〕世界感興趣，並對國家在競爭的國際政治世界中可能合理地希望達成什麼提出強有力的主張，的確有其重要性。史密斯〔1996: 113〕主張，所有的理論不論有意地或無意地都這麼做：它們「不僅是解釋或預測，還告訴我們人類的行動及干預存在著何種可能性；它們不僅界定我們解釋的可能性，還界定我們對倫理和實踐的視野」。

史密斯質疑他視為錯誤的預設，即「理論」與「事實」對立--相反地，理論可用於檢驗「現存的」「事實」〔亦參見 George 1994〕。此處的議題是，不論什麼是「現存的」，它們總是依賴理論的，而且一成不變地在某種程度上受限於觀察者的語言和文化，並受限於聯結一個特定時空之社會的普遍信念。所以如稍早所述，那些對理論感到懷疑者不能迴避這項事實，即分析總是由理論賦予意義的〔theoretically informed〕，並且可能產生政治的含義及後果〔Brown 2002〕。此領域茁壯中的女性主義文獻--第十章將探討--業已強調許多宰制的國際關係傳統是性別化的，因為它們特別反映了男性的社會和政治經驗。此學科的批判途徑--第八、九章將探討--曾同樣熱切地強調「觀點不會無中生有」〔no view from nowhere〕，如納格爾〔Nagel 1986〕在一個非常不同的脈絡下曾主張過的。

持平而論，許多科學途徑的倡導者承認這個真正的問題，但他/她們相信科學使分析者可能超然於其探察的社會與政治世界。物理科學所獲致的成果可在社會科學的探究型態中被仿效。這是稍後會談到的事項。但有關一門國際關係科學可能性的論戰，以及有關近幾年是否已過度熱衷於理論的爭辯，都顯